

前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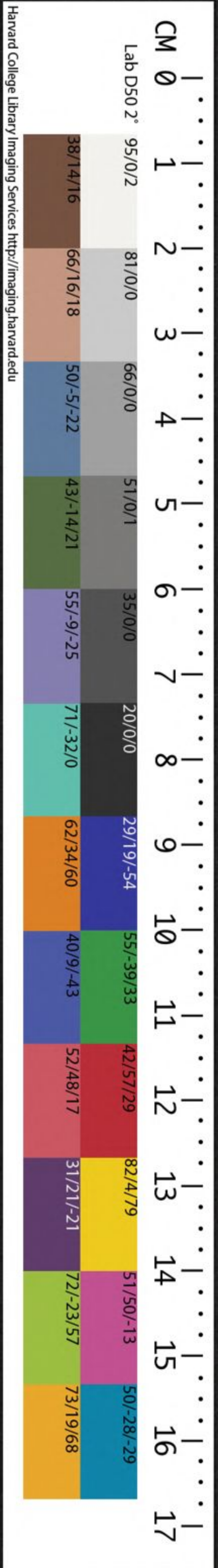
卷八十三之八十五



5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前漢書卷八十三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思古注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薛宣字贛君東海郟人也

師古曰贛音貢郟音談

少為廷尉書佐

都船獄吏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

師古曰斗食者

祿少一歲不滿百石計日以斗為數也不其縣名也其音基

琅邪太守趙貢行縣

師古

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亦同

見宣甚說其能

師古曰說讀曰悅

從宣歷行屬縣

師古曰以還自從也

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

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

師古曰趙貢察舉宣故得

遷也樂音洛浪音郎

幽州刺史舉茂材為宛句令

師古曰樂浪屬幽州故為刺史

所舉也宛音於元反句音劬

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為長安令治

果有名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

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

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

師古曰周書亡逸之

篇稱文王之德曰至于日中及弗皇暇食旨引此言也及古側字也佚與逸同

允執聖道刑罰

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

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

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

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

事信意舉劾妄為苛刻也六條解在百官公卿表

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

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

量力

師古曰言求備於人

郡縣相進促亦內相刻流則衆庶是故

鄉黨關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

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

師古曰勞音郎到反來音郎代反

夫人道

不通則陰陽否隔

師古曰否閉也音皮鄙反隔與隔同

和氣不興未必不

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餱食也解在元

紀餱音侯

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

申敕

師古曰申束也謂約束也

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

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

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師古曰稱舉也白黑猶言清濁

也繇是知名出為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畱郡有大

賊廢亂師古曰廢亂者政教不行也上徙宣為陳畱太守盜賊禁止

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始高陵令

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

案不能竟師古曰雖每案驗之不能窮竟其事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

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

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迺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師古曰牒書謂

書於簡牒也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

守盜孟康曰法有主守盜斷官錢自入已也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

不忍相暴章師古曰依當時律條臧直十金則至重罪故密以手書相曉欲

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師古曰伸眉言無憂也且令自去職不廢其後更為

宰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師古曰記謂所與湛書也分明

謂考問使知清白也宣恐其距諱即欲驗治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師古曰與宣書記相

當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

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

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

使千人以上師古曰適讀曰適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師古

日言飲取錢財以供給與造非法之用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師古

讀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耻辱儒士師古

曰游本因薦舉得官而故使掾平鑄令如淳曰平鑄激

身又是儒者故云然也晉灼曰王常為光武鑄說其將帥此謂徐以微言鑄

鑿遣之也師古曰平掾之名鑄謂琢鑿也鑄音于全反

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師古曰

人且代游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

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

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師古曰辟

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父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

材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師古曰時令條有

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子

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

子之道焉可憊也蘇林曰憊同也兼也晉灼曰憊音誣

同所牛各異唯聖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師古

人為能體備之言端拱無為而願勉所職卒功業宣得郡中吏民罪名

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

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

歸恩受戒者宣為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

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師古曰愛人池陽令舉廉吏獄

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

掾迺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

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

萬曆二十五年刊

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

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師古曰以府掾此職追贈

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師古曰冬夏至之日不省

官事故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

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

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

里壹关相樂師古曰壹关謂一為歡关耳关古笑字也斯亦可矣扶慙愧官

屬善之宣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

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師古曰省視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

方略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郡中清靜遷為少府共

職辨師古曰共讀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月餘御史大夫于末卒谷求

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

不曠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

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

今當選於羣卿以克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

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斃王功不興師古曰墮毀也斃壞也墮音火規反

斃音丁虞帝之明在茲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

茂行繁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師古曰言在天子輦

轂之不吐剛茹柔師古曰大雅烝民之詩云惟仲山甫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言其平正也茹

食也音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畱二郡稱治為左馮翊

人庶反

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

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文穎曰減三

也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師古曰焉

史之地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

兩府師古曰簡大也亦曰明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臯

師古曰過稱謂踰其實而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

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

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師古曰自從也召南羔

正直其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卿宣無私黨游說

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

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畱神考察上然之遂以

宣為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為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

戶宣除趙貢兩子為史貢者趙廣漢之兄子也為吏亦

有能名宣為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

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

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久之廣漢郡盜賊羣

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捕不能克上廼拜河東都尉趙

護為廣陵太守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降者

數千人廼平會邛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歛以趨辦

師古曰邛成太后宣帝王皇其後上聞之以過丞相御

后也趨讀曰趣言苟取辦

萬曆二十五年刊

史遂冊免宣曰君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

僚朕無聞焉師古曰不聞其有此行也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

登倉廩空虛百姓饑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

至相食盜賊並興羣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

也廼者廣漢羣賊橫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以問

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鬲絕幾不為郡師古曰鬲與

依三輔賦斂無度酷吏並掾為姦師古曰並音步永反侵擾百姓

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咸承風指同

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有音莫子反繇讀與由同

司法君領職解慢師古曰法謂據法以劾也解讀曰懈慢與慢同開謾欺之路

傷薄風化無以帥示四方不忍致君于理其上丞相高

陽侯印綬罷歸初宣為丞相而翟方進為司直宣知方

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為丞相思宣

舊恩宣免後二歲薦宣明集文法練國制度前所坐過

薄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

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重任政數年後坐善定

陵侯淳于長罷就第初宣有兩弟明脩明至南陽太守

脩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常從

脩居宮宣為丞相時脩為臨菑令宣迎後母脩不遣後

母病死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

相駁不可

師古曰駁者執意不同猶如色之間雜

脩遂竟服繇是兄弟不

和父之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

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

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昧客楊明

欲令劓咸面日使不居位

師古曰劓謂傷之也音初良反其下並同

會司隸

缺況恐咸為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

事下有司御史中丞眾等奏況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

侯不相敕丞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脩言以謗毀宣咸

所言皆宣行迹眾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况知咸給事

中恐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

近臣於大道人眾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桀

黠無所畏忌萬眾謹譁流聞四方不與凡人忿怒爭鬪

者同臣聞敬近臣為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

師古曰過公門

則下車見路馬則撫式蓋崇敬也式車前橫木

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

惡功遂不免於誅

師古曰遂成也言舉意不善雖有成功猶加誅

上浸之源不

可長也

師古曰浸近也言傷戮大臣有所逼近也浸况字或作侵侵犯也其意兩通長音竹兩反

况

首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

孟康曰手傷人為功使人行傷人者為意

皆大不

敬明當以重論及况皆弃市廷尉直以為律曰鬪以刃

傷人完為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

詆欺成罪

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

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刃者與

前漢書卷之三十三 死傷

瘠人之罪鈞惡不直也應劭曰以杖手毆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瘢者律謂

瘠瘠過人不以義為不直雖見毆與

毀人罪同也師古曰疾音侈瘠音黠威厚善脩而數稱

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

師古曰言威為脩而

况以故

傷威計謀已定後聞置司

因前謀而趣明

師古曰趣

非以恐威為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

威道中與凡民爭鬪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

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至於

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今以况為首惡

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

師古曰原

謂尋其本也

原况以父見謗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欺輯小

過成大辟

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合也

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

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

師古曰以其受其罪也

况與謀者皆爵減完為城且

師古曰以其身有爵級故得減罪而為完也况身及

同謀之人皆從此科

止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

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况竟減

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為庶人歸故郡卒於家宣子惠

亦至二千石始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

縣橋梁郵亭不脩

師古曰郵行書之舍亦如今之驛及行道館舍也音尤

宣心知

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

師古曰處安也什器為生

之具也解

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

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畱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

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師古曰若自出其意不云惠使之言宣笑曰吏道

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

也眾人傳稱以宣言為然初宣後封為侯時妻死而敬

武長公主寡居上令宣尚焉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畱京

師後宣卒主上書願還宣葬延陵奏可況私從敦煌歸

長安會赦因畱與主私亂哀帝外家丁傅貴主附事之

而疏王氏元始中莽自尊為安漢公主又出言非莽而

況與呂寬相善及寬事覺時莽并治况發揚其罪使使

者以太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

排擠宗室且嫂何與取姝披扶其閨門而殺之師古曰

主宣帝女也故謂元后為嫂披發也扶挑也與讀曰豫

豫干也言此事不干於嫂也扶音古穴反挑音宅周反

使者迫守主師古曰守而逼之遂飲藥死况梟首於市白太后

云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乃止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客

少年捕搏敢行師古曰好賓客及少年而追捕擊搏無所避也稍遷為功曹伉

俠好交師古曰伉健也音口浪反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

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材
知名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太常博以太常掾察廉
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為督郵書掾

所部職辦郡中稱之而陳咸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間步至廷尉中師古曰去吏自解職也

以候伺咸事咸掠治因篤博詐得為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為咸驗治數百師古曰謂被掠

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為郡功曹父之成帝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為長史咸薦

蕭育朱博為莫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以高第入為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

本武吏不更文法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及為刺史行部師古曰行音下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雷此

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迺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

外趣駕師古曰趣讀曰促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

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

郡師古曰丞尉職卑皆黃綬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

詣治所師古曰治所刺史所止理事處其民為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

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博駐車決遣四五百

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迺至於此後

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

徙為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

師古曰言齊人之俗其性遲緩多自高大以養名聲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

臥師古曰右曹上曹也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日以病而移居也博問其故對言惶恐

師古曰言懼新太守之威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廼敢

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師古曰髯頰毛也抵擊也音紙觀齊兒欲以此

為俗邪廼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

出教置之師古曰皆新補置以代移病者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

門郡中大驚頃之門下掾贛遂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

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師古曰以此教告主簿贛老生不習吏禮

主簿且教拜起閑習廼止又敕功曹官屬多褰衣大襜

師古曰襜音謂大袴也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

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

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

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師古曰言

不能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

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常令

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為大吏文武從宜師古曰各因其材而任之縣

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

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師古曰稱副也以是豪强慙服師古曰

曰熱音反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師古曰

之中報仇殺人而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

至姑幕事畱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

萬曆二十五年刊

丞詣閣博廼見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

丞掾謂府當與之邪師古曰與閣下書佐入博口占檄

文曰師古曰隱度其言口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

有書師古曰言已得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

如律令師古曰游徼職主捕王卿得敕惶怖親屬失色

晝夜馳騫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

甚效檄到齎伐閱詣府師古曰伐功勞部掾以下亦可

用漸盡其餘矣師古曰部掾其操持下皆類此也以高

第入守左馮翊滿歲為真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

及薛宣而多武譎網絡張師古曰言少愛利敢誅殺師古曰言

不能便利於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師古曰縱放也舍置也貸

下吏以此為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師古曰姓少時嘗

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

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癍師古曰癍創痕也博

辟左右問禁師古曰辟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師古曰

其得被斫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師古曰

之事人馮翊欲洒卿耻技拭用禁師古曰技拭摩也洒

不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師古曰言博因敕

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師古曰不令泄技拭之言

於博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

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

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

所匿師古曰積累前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

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廼令就席受敕自

改而已投刃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

蹉跌師古曰蹉音千何博遂成就之師古曰言遷為太

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犍為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為

寇盜師古曰若兒博厚結其昆弟使為反間襲殺之師

曰謂音郡中清徙為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為光祿大

夫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為官屬所誣

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

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

年亦獨耳剝日久師古曰剝劫也猶言三尺律令人事

出其中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

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為諸君覆意之師古

欲用意覆之不迺法律事正監以為博苟強意未必能

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

十中八九師古曰中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

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譎如此以明示下為不可欺者

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

立黨友博坐免後歲餘哀帝即位以博名臣召見起家復為光祿大夫遷為京兆尹數月超為大司空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師古曰立此議而奏之也約少也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師古曰則法也三光日月星也分音扶問反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受政以考功效其後上以問師安昌侯張禹禹以為然時曲陽侯王根為大司

馬票騎將軍而何武為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官焉師古曰奉音扶議者多以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師古曰史言此者著御後二歲餘史大夫之職當休廢也朱博為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

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
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
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
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
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反權輕
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
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為百僚率哀帝
從之迺更拜博為御史大夫會大司馬喜免以陽安侯
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後
四歲哀帝遂改丞相為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焉

初何武為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

者以為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所以廣聰

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

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

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

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

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又奏言漢家至德溥大

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

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

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師古曰勸功自勸勉而立功也前丞相

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
 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
 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博為人廉儉不好
 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椀夜
 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為郡
 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
 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初哀
 帝祖母定陶太后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高武侯博喜
 為大司馬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
 博晏亦太后從弟譙諛欲順指會博新徵用為京兆尹

與交結謀成尊號以廣孝道繇是師丹先免博代為大
 司空數燕見奏封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
 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臣無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
 國免光為庶人以博代光為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一千
 戶博上書讓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
 慙懼願還千戶上許焉博太后怨博喜不已使孔鄉侯
 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師古曰風讀曰諷博受詔與御史大夫
 趙玄議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師古曰得無猶言無乃也博曰已
 許孔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
 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鄉侯何

武前亦坐過免就國

師古曰

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

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得也

請皆免為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即

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

雜問宣等劾奏博宰相玄上卿晏以外親封位特進股

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為百寮先

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

師古曰詔已罷官事又經三赦也更

音工博執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卿臣

師古曰

讀曰

傾亂政治姦人之雄附下周上為臣不忠不道玄

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

不敬臣請詔謁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

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矯望等四

十四人

師古曰

以為如宣等言可許諫大夫龔勝等十

四人以為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魯大夫叔孫

僑如欲顯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報囚行父

以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

師古曰僑如叔孫宣伯也行父季文子也宣伯通於成公

之母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使告晉曰魯之有季孟

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

不可從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不然今晏

歸必畔矣晉人執文子于荏丘事在成十六年放命圮族于亂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職為亂

階

師古曰此引詩小雅巧言之章也職主也階者基之漸也

宜與博玄同罪罪皆不

道上滅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國除初博以御史爲丞相封陽鄉侯玄以少府爲御史大夫並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鍾聲語在五行志

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爲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器誠有極也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言師古曰言其事行不足可道也又見孝成之

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復附丁傳

稱順孔鄉師古曰稱副也副其所求而順其意也稱音尺孕反事發見詰遂陷誣

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鳩師古曰仰藥謂仰頭而飲藥也孔子曰久矣哉

由之行詐也博亦然哉

前漢書卷八十三 列傳 六

前漢書卷八十三終

前漢書卷八十四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漢 蘭 臺 命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

公好學為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

府為小史號遲頓不及事師古曰頓 讀曰鈍數為掾史所詈辱

方進自傷迺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師古曰言從 何術藝可以

進白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

努力為諸生學問方進既厭為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
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
安織履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
習徒眾日廣諸儒稱之以射策甲科為郎二三歲舉明
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為先
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之
候伺常大都授時師古曰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也遣門下諸生至常
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
讓已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
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為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

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師古曰

蓋輒奏事京師也遷為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

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既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

廷尉范延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師古曰

時時行事有今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為尚書

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師古曰言此者冀尚方

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為尚書知機

事周密壹統明主躬親不解師古曰解慶有罪未伏誅

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師古曰比例又暴揚尚書

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

師古曰既自云不坐又言遲疾無所在此之二條於法皆為不敬

臣謹以効慶坐免官

會北地浩商為義渠長所捕亡

師古曰義渠北地之縣也商被縣長捕而逃亡

長取其母與豨猪連繫都亭下

師古曰以深辱之豨猪豕也音家

商兄

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

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

察無狀者

師古曰無狀謂商及義渠長本狀之違曲也

奏可司隸校尉消勳

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

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為職今丞相宣請遣掾史

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

師古曰謂丞相掾史為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屬

官而位為士也奉使命大夫謂司隸也

其諱逆順之理

師古曰諱乖也音布內反

宣本

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

而宣欲專權作威乃害于乃國不可之大者

師古曰周書洪範云

臣之有作福作威乃凶于乃國害于厥躬故引之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

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為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

師古曰趣讀曰促

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故事司隸校尉

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

師古曰丞相及御史也

其有所會居中

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涓

勳亦初拜為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

禮節又倨

師古曰倨倨傲也

方進陰察之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

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頌過迺就車

師古曰頌

待於是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

也師古曰言王道綱紀以春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綱紀以春

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

御坐為起在輿為下師古曰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

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謁者贊羣臣宜皆承順聖化

以視四方師古曰視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

輕謾宰相賤易上卿師古曰謾讀與慢而又訕節失度

邪調無常師古曰調古諂字也私過辛慶色厲內荏墮

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勳時大中

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救正以先

羣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

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以詆欺成罪師古

曰從音後丞相宣以一不道賊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

七容反司隸校尉勳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

復舉奏勳議者以為方進不以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

大臣欲必勝立威宜抑絕其原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

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

詐廢正法遂貶勳為昌陵令方進旬歲間免兩司隸師古

曰旬徧也滿也旬歲猶言朝廷由是憚之丞相宣甚器

重焉常誠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乂是時起

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為姦利者

師古曰權專也辜權者言已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罪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

臧數千萬上以為任公卿師古曰任堪也欲試以治民徙方進

為京兆尹搏擊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

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

宜師古曰言當犯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居官

三歲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坐廣漢

盜賊羣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吏並徵發為姦免為

庶人方進亦坐為京兆尹時奉喪事煩擾百姓左遷執

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能

遂擢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而後

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飭供養甚篤及後母終既葬三十

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師古

曰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以為常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總麻七日方進自以大臣故云不敢踰制

為相公絜請託不行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

文深詆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闓之屬

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

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

初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為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帝

初即位擢為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陽朔中京

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可代大將
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史大夫是時方進甫
從博士為刺史云後方進為京兆尹咸從南陽太守入
為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逢信已從高第郡守歷京兆
太僕為衛尉矣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師古曰簿謂伐閱也簿音主簿之簿
及御史大夫缺二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
丞相宜有事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
史晉灼曰大臣獄重故以秩二千石五人詰責之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
心恨初大將軍鳳奏除陳湯為中郎與從事師古曰每有政事皆
與謀之而行也鳳薨後從弟車騎將軍音代鳳輔政亦厚湯逢

信陳咸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久之音薨鳳弟
成都侯商復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
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湯徙敦煌時方進新為丞相陳
咸內懼不安廼令小冠杜子夏往觀其意微自解說師古
曰解說猶今言分疏子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居亡何
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謂少時方進奏咸與逢信邪枉貪汙營私多欲
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以求薦舉
後為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
內自知行辟亡功效師古曰辟讀曰僻而官媚邪臣欲以微幸
苟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咸信之謂也

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以示天下奏可後二歲餘
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策拜為光祿大
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自知罪
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微幸有司莫敢舉去曹濁苟容
師古曰曰冒貪蔽也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
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後數年皇太
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于長有罪上以太后故免
官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以金錢與立立上封
事為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蘇林曰託誠於詔文也
不可更有它計師古曰言不宜遣長就國後長陰事發遂下獄方進

劾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
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
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為不善眾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
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師古曰與讀曰豫今立斥逐
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
博鉅鹿太守孫闓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
與為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
有不仁之性而外有雋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
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
利之風師古曰愛利謂仁愛而欲安利人也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

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
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
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
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
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
鳥爵也師古曰事見左氏傳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
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師古曰冒臣
覆蔽也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聞咸歸故郡以銷姦
雄之黨絕羣邪之望奏可咸既廢銅復徙故郡以憂發
疾而死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飭法

律號爲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當意內求人
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以能謀
議爲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
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上以方進大臣又素重之爲隱
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曰定陵侯長已伏
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君何疑
焉其專心壹意毋怠近醫藥以自持方進迺起視事條
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
上免二十餘人其見任如此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
傳天文星歷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歷則長安令田終

術師也如淳曰劉歆及田終術二人皆受學於方進厚李尋以為議曹為相

九歲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

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張晏曰九年之中而日三食月

朧側匿星守營宇山川水泉反理視患張晏曰元延中嶧山崩壅江

水不流山地之鎮宜固而崩木逆流及於民人訛誣斥

事感名如淳曰斥事并水溢之事也有言溢三者既效

可為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服虔曰提攝提星也揚眉

康曰綏和元年正月枉矢從東南入北斗攝提與北斗

杓建寅貫攝提中是也張晏曰矢一星貫中者謂正直

也狼奮角弓且張張晏曰狼一星奮角者有芒角也

明明猶張也金歷庫土逆度張晏曰庫二十星在軫南

兵起之象輔湛沒火守舍張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

土鎮星也逆下之兵銷三十日為守舍謂日月所經宿舍萬歲之期

也一日火守舍熒惑守心師古曰湛讀曰沈近慎朝暮師古曰萬歲之期謂死也上無惻怛濟世之

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為具臣以全身難矣

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勦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

擇其中與盡節轉凶師古曰三百餘人謂丞相之官屬也方進憂之不知

所出會郎賁麗善為星師古曰賁姓也麗名也賁音肥言大臣宜當之

上迺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曰皇帝問丞

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

有成惟君登位于今年十年灾害並臻民被飢餓加以疾

疫溺死關門牡開張晏曰元延元年章失國守備盜賊

黨輩吏民殘賊毆殺良民斷獄歲歲多前上書言事交

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為隱蔽皆亡忠慮羣下兇兇更相

嫉妬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

念間者郡國穀雖頗孰百姓不足者尚衆前去城郭未

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師古曰謂

財用也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

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墾及園田過更筭馬牛羊

張晏曰一切權時也墾城郭旁地園田入多益其稅也

百人為卒取一人所贍常為之月用二千使人直之謂

之過更又牛馬羊頭數出稅筭千輸二增益鹽鐵變更

十也師古曰墾音人緣反解在食貨志

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為不便制詔下君

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誠怪

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師古曰容容將何以輔朕

帥道羣下而欲以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傳曰高而不

危所以長守貴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詳計塞

絕姦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以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

思強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

處焉方進即日自殺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

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各使者去半道丞上祕

之遣九卿冊贈以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

供張柱檻皆衣素

師古曰柱屋柱也檻軒前闕版也皆以白素衣之

天子親臨

弔者數至禮賜累於宅相故事

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問

疾從西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弔賜棺

棺斂具贈錢葬地葬日公卿已下會葬焉謚曰恭侯

長子宣嗣宣字太伯亦明經篤行君子人也及方進在

為關都尉南郡太守少子曰義義字文仲少以父任為

郎稍遷諸曹年二十出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

侯為婚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

宛丞相史在傳舍立持酒肴謁丞相史對飲未訖會義

亦往外吏白都尉方至立語言自若須臾義至內謁經

入師古曰內謁猶今之通名也

立迺走下義既還大怒陽以宅事召

直至以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

送鄧獄

師古曰部分其掾而遣之鄧亦南陽之縣

恢亦以宛大縣恐見篡奪

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

師古曰因太守行縣以立自隨即送鄧之獄

義曰

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

師古曰言若都尉自送至獄不如本不收治

載

環宛市迺送

師古曰環繞也音下串反

吏民不敢動威震南陽立家

輕騎馳從武關入語曲陽侯曲陽侯白成帝帝以問丞

相方進遣吏敕義出宛令宛令已出吏還白狀方進曰

小兒未知為吏也其意以為入獄當輒死矣

師古曰謂其不知立

有所恃挾以自免脫

後義坐法免起家而為弘農太守遷河內太

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徙為東郡太守數歲平

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謂姊子上蔡陳豐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師古曰言漸試天下人心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疆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死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師古曰埋名謂身埋而名立今欲廢之乃肯從我乎師古曰乃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汝也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及東郡王孫慶素有勇

略以明兵法徵在京師義廼詐移書以重罪傳逮慶師古

曰追赴於是九月都試日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斬

觀令文穎曰觀縣名師古曰音工渙反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

敢部署將帥嚴鄉侯信者東平王雲子也雲誅死信兄

開明嗣為王薨無子而信子匡復立為王故義舉兵并

東平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以東平

王傳蘇隆為丞相中尉臯丹為御史大夫移檄郡國言

莽鳩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師古

曰共讀郡國皆震比至山陽眾十餘萬莽聞之大懼廼

拜其黨親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奮武將軍光祿勳

成都侯王邑為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為疆弩將軍春

王城門校尉王况為震威將軍師古曰春王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也本名

宣平門莽更改焉宗伯忠孝侯劉宏為奮衝將軍中少府建威

侯王昌為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竇兄為奮威將軍

師古曰兄讀曰况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為校尉軍吏將關東

甲卒發奔命以擊義焉復以太僕武讓為積弩將軍屯

函谷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遠並為橫壑將軍屯武關師古曰遠姓也並名也遠音錄義和紅休侯劉歆為揚武將軍屯宛大保

後丞丞陽侯甄邯為大將軍屯霸上師古曰丞陽侯音丞常鄉侯

王輝為車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為建威將軍

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為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莽曰

抱孺子會羣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

祿父以畔師古曰祿父紂子也父讀曰甫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

古大聖猶懼此况臣莽之斗筭師古曰斗筭自喻材器小也羣臣皆

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師古曰武王崩

周公相成王而三監准夷叛周公作大誥莽自此周公故依放其事曰惟居攝二年十月

甲子攝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

夫元士御事應劭曰言以大道告於諸侯以下也御事主事也不弔天降喪于

趙傳丁董應劭曰趙飛燕傳太后丁太后董賢也洪惟

我幼沖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師古曰洪大也惟思也沖雅也

大思幼雅孺子當承繼漢予未遭其明慙能道民於安

家無竟之歷服行政事師古曰予莽自稱也言不遭遇明智之人以自輔佐而道百姓於安蓋為

謙辭也道讀曰導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師古曰予惟往求朕

所濟度奔走師古曰言我當求所以濟度之故奔走盡力不憚勤勞以傳近奉承

高皇帝所受命師古曰傳讀曰附近音其斬反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

師古曰前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師古曰

人謂周公言明威也遺音弋季反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迺紹天明意詔予

即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

與師動眾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師古曰曰

之言云爾也西土謂京於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

師也言在東郡之百也

宗之序師古曰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咎灾使

民不安師古曰咎病也言天所以降威遺龜者知國有灾病義信當反天下不安之故也此皆讀與疵同

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師古曰右粵其聞曰孟康曰翟義反書上

聞日也師古曰宗室之僞有四百人孟康曰諸民獻儀

九萬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師古曰我

用此宗室之僞及獻儀者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師古曰犬

共謀圖國事終成其功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

事戎事也言人謀既從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以汝于伐東郡嚴鄉逋播臣師古曰

日逋亡也爾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靜亦惟

播散也在帝宮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師古曰言

等國君或有

言曰禍難既大衆庶不安又劉信國之宗帝不違卜

室於孺子為族父當加禮敬不可征討

曰卜既得吉故予為沖人長思厥難曰烏虜義信所犯

天命不違誠動鯨寡哀哉師古曰無妻無夫之人予遭天役遺大

解難於予身以為孺子不身自卹師古曰言天以漢家

其難故我征伐以為孺子除亂非自憂已身也予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應劭

陵侯劉慶也上書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

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太

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為孝平皇帝子

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子明辟師古

之事還孺子熙為我孺子之故師古曰重予惟趙傳丁

董之亂遏絕繼嗣變剝適庶危亂漢朝以成三阮晉灼

厄字服虔曰厄會也謂三七二師古曰隊隕

鳥虜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師古曰害讀曰曷予

不敢僭上帝命天休于安帝室與我漢國惟卜用克綏

受茲命師古曰言天美於興復漢國今天其相民况亦

惟卜用師古曰言天道當思助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

鹿之右張晏曰沙鹿在元城縣春秋時沙鹿崩王莽以

陰精女主聖明之祥李奇曰李親懷元后夢配元生成

以興我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孟康曰民傳祀神

萬曆二十五年刊

靈之徵師古曰以祐我帝室以安我大宗以紹我後嗣

以繼我漢功厥害適統不宗元緒者辟不違親辜不避

戚師古曰其有害國之正統不尊大緒夫豈不愛亦惟

帝室師古曰非不愛此人是以廣立王侯並建曾玄俾

屏我京師綏撫宇內博徵儒生講道于廷論序垂繆制

禮作樂同律度量混壹風俗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

定五時廟祧咸秩亡文孟康曰諸廢祀建靈臺立明堂

設辟雍張太學尊中宗高宗之號服虔曰宣昔我高宗

崇德建武克綏西域以受白虎威勝之瑞應劭曰元帝

下懷輯西域時有獻白天地判合乾坤序德師古曰言

風德太后又兆符應則是天地乾坤太皇太后臨政有

龜龍麟鳳之應五德嘉符相因而備河圖雒書遠自昆

侖出於重壑師古曰昆侖河所出重壑洛所出古讖著

言肆今享實師古曰肆故也言有此迺皇天上帝所以

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烏虜天明威輔漢始而大

大矣師古曰言因此爾有惟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

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師古曰言爾當思

爾不能遠省識古事天慈勞我成功師古曰卒終也言

豈知太后之勤乎所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師古曰卒終也言

之業安帝室肆予告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

所謀之事萬曆二十五年刊

事師古曰肆陳也

陳其理而告之

天輔誠辭師古曰言有至誠

天其累

我以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所終師古曰累託也言天以百姓託我我曷敢不謀終祖宗安人之功

也累音力瑞反害讀曰曷下皆類此

天亦惟勞我民

若有疾予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輔師古曰言天欲撫勞我衆衆若有疾

苦我曷敢不順祖宗之意休

予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

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師古曰父有作

室之意則子當築堂而構芬燎以成之

厥父菑厥子播而穫之師古曰父菑耕其田

子當布種而收穫之反土師古曰菑菑一曰田一歲曰菑

予害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

受大命師古曰作室農人猶不奔其本業我

有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師古曰譬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

勸助之弗救其子者止以子惡故也言湯武疾惡其心亦然今所征討不得避親當以公義

鳥虓肆

哉師古曰肆陳也勸令陳力

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勉

助國道明師古曰道中也言當由於明智之事以助國也

亦惟宗室之俊民之

表儀迪知上帝命師古曰迪亦道也言當遵道而知天命

粵天輔誠爾不

得易定師古曰粵辭也天道輔誠爾不得改易天之定命

況今天降定于漢國

惟大難人翟義劉信大逆欲相伐于厥室豈亦知命之

不易乎師古曰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改易乃大為難難以干國紀是自相謀誅伐其室也難古艱字

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嗇夫予害敢不終予晦

師古曰嗇夫治田志除草穢天之欲喪義信事亦如之我當順天以終竟田晦之事

天亦惟休于

祖宗予害其極上害敢不于從師古曰言天美祖宗之

事我何其極上法敢不

往從言必從也率寧人有旨疆土况今上并吉師古曰言循祖

人而美疆土况今上并故予大以爾東征命不僭差師古

信之矣日言必上陳惟若此師古曰上兆廼遣大夫桓譚等班

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為明告里附城師古

告者以其出使能明告諭於外也附外也如古附庸也諸將東至陳留蓄孟康曰

國在梁後屬陳留今曰考城與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莽大喜復下

詔曰太皇太后遭家不造國統三絕師古曰謂成帝哀

絕輒復續恩莫厚焉信莫立焉孝平皇帝短命蚤崩幼

嗣孺冲詔予居攝予承明詔奉社稷之任持大宗之重

養六尺之託受天下之寄戰戰兢兢不敢安息伏念太

皇太后惟經藝分析王道離敬師古曰漢家制作之業

獨未成就故博徵儒士大興典制備物致用立功成器

以為天下利王道粲然基業既著千載之廢百世之遺

於今廼成道德庶幾於唐虞功烈比齊於殷周今翟義

劉信等謀反大逆流言惑眾欲以篡位賊害我孺子罪

深於管蔡惡甚於禽獸信父故東平王雲不孝不謹親

毒殺其父思王名曰鉅鼠師古曰鉅大也莽誣後雲竟

坐大逆誅死義父故丞相方進險詖陰賊兄宣靜言令

邑汝南者數十人今積惡二家迷惑相得此時命當殄

萬曆二十五年刊

天所滅也義始發兵上書言宇信等與東平相輔謀反

師古曰輔者東平王相之名也執捕械繫欲以威民先自相被以反逆

大惡轉相捕械此其破殄之明證也已捕斬斷信二子

穀鄉侯章德廣侯輔義母練兄宜親屬二十四人皆磔

暴于長安都市四通之衢當其斬時觀者重疊師古曰

積而聚天氣和清可謂當矣命遣大將軍共行皇天之罰

師古曰共討海內之讎功效著焉予甚嘉之司馬法不

云乎賞不踰時欲民速覩為善之利也今先封車騎都

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為列侯戶邑之數別下遣使者

持黃金印赤鞞纒木輪車即軍中拜授服虔曰纒自今

鞞所以繫印也纒者系也謂逆受之也即就也鞞音弗纒音逆因大赦天下於是吏士

精銳遂攻圍義於圍城破之義與劉信奔軍庸亡孟康曰謂

挺身逃亡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

初三輔聞翟義起自戊陵以西至汴二十三縣盜賊並

發趙明霍鴻等自稱一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釐

令師古曰釐讀曰郤劫略吏民眾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

晝夜抱孺子禱宗廟復拜衛尉王級為虎賁將軍大鴻

臚望鄉侯四遷為折衝將軍與甄邯王晏西擊趙明等

正月虎牙將軍王邑等自關東還便引兵西彊弩將軍

王駿以無功免揚武將軍劉歆歸故官復以邑弟侍中

王奇為揚武將軍城門將軍趙恢為疆弩將軍中郎將

李琴為厭難將軍師古曰琴音所林反復將兵西二月明等殄滅

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勞饗將帥大封

拜先是益州蠻夷及金城塞外羌反畔時州郡擊破之

莽廼并錄以小大為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

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

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莽於是自謂大得天人

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即真矣初義所收宛令劉立聞

義舉兵上書願備軍吏為國討賊內報私怨莽擢立為

陳留太守封明德侯始義兄宣居長安先義未發家數

有怪師古曰言義未發兵之前夜聞哭聲聽之不知所在宣教授諸

生蒲堂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比驚救之已

皆斷頭師古曰比狗音必寐反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謂後

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倣儻師古曰倣音土歷反今數有惡怪恐

有妾為而大禍至也太夫人可歸為弃去宣家者以避

害師古曰言歸其本族自絕於翟氏母不肯去後數月敗莽盡壞義第

宅汗池之師古曰汗停水也音烏發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

燒其棺柩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

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也而下詔曰蓋聞古者伐不敬取其鱸

鯢築武軍封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師古曰此

漢書卷八十四 卷八十四 卷八十四

左傳載楚莊王之辭也。鱷鯢大魚為害者也。以此比敵人之勇健者。京高丘也。觀謂如闕形也。懲創艾也。慝惡也。鱷古鯨字。音其京反。鯢音五奚反。觀音丁喚反。迺者反虜。劉信翟義詩逆作。

亂于東而芒竹羣盜。趙明霍鴻造逆西土。師古曰芒竹在盤屋南界。

芒水之曲而多竹林也。即今司竹園是其地矣。芒音亡。遣武將征討咸伏其辜。惟

信義等始發自濮陽。結姦無鹽。珍滅於圍。趙明依阻槐

里環隄。師古曰槐里縣界。其中有環曲之隄。而明依之以自固也。霍鴻負倚盤屋。某

竹。師古曰負恃也。倚音於綺反。咸用破碎。亡有餘類。其取反虜逆賊

之鱷鯢。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圍槐里。蓋屋凡五所。

各方六丈高六尺。築為武軍。封以為大戮。薦樹之棘。

日薦讀曰荐。荐重也。聚也。建表木高丈六尺。師古曰表者所以標明也。書曰反虜

逆賊鱷鯢在所長吏。常以秋循行。勿令壞敗。以懲淫慝

焉。初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為饒。師古曰鴻隙陂名。藉其溉灌及魚鼈。

崔蒲之利以多財用。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為害。方進為相。與御

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視。以為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

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

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

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師古

曰言田無既灌不生。秔稻又無黍稷。但有豆及芋也。豆食者豆為飯也。羹芋魁者以芋根為羹也。飯音扶晚反。

飲音。反乎覆陂當復。師古曰事之反覆無常言禍兮福所倚。誰云者兩黃

鵠。師古曰託言有神來告之。

萬曆二十五年刊

前漢書卷八十四終
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師
身為儒宗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貴
育奚益於敵師古曰貴謂孟賁育謂夏育皆古之勇義
士言得之無益不能敵莽也賁音奔
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夫

前漢書卷八十四終

前漢書卷八十五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漢

蘭

臺

命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張那縣開國子灋師古注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准劉應秋

司業楊道質等奉

勅重校刊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父吉為衛司馬使送郅支單于

侍子

師古曰為使而送之
還本國也郅音質

為郅支所殺語在陳湯傳永

少為長安小史後博學經書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

師古曰即李延壽也
一姓繁音蒲河反

聞其有茂材除補屬舉為太常丞

上疏言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

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

車對曰陛下乘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

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師古曰帥舉謂公卿守

師師燕見紬繹以求咎愆師古曰紬讀曰抽紬使臣等

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

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師古曰五事貌言視聽思

行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

游田五事失於躬大甲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

師古曰六極謂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凡災異之發各象過

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發女之分地震蕭

蕭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師古曰丁寧謂厭

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

慎舉錯婁失中與師古曰婁古屢內寵太盛女不遵道

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

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

陽師古曰謁請也內則所請必行昔褒姒用國宗周以

喪閭妻驕扇日以不臧師古曰閭雙寵之族也扇熾也

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閭妻扇方處言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為之食

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

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

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師古曰方內四

方之內也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

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夫師古曰夫善不當天心也一日天不祐之不絕卻不享

之義慎節游田之虞師古曰卻退也享當也言所為不

歡享其祀也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

安服若性師古曰致至也安心而經曰繼自今嗣王其

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師古曰惟宜未有身

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

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

以成伯功應劭曰楚莊王得丹姬三月不聽朝保申

是楚文王姬也莊王用申公巫臣之諫不納夏姬

而謬釋非本實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

女社稷以傾師古曰解並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

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閹之亂賤者

咸得秩進各得厥職師古曰秩次也以廣繼嗣之統息

白華之怨師古曰詩小雅白華之篇也幽王惑於褒姒

譏成帝專寵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

之類損妻黨之權師古曰皇父周卿士也小雅十月之

淫於色故皇父之屬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

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箚納言而帝命惟允師古曰

龍舜臣

名也堯字與管同管主也虞書舜典曰帝曰四輔既備

成王靡有過事師古曰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周書洛誥稱成王曰誕保文武受命亂

為四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

者師古曰常伯侍中也伯長也常使長皆使學先王之

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

艾師古曰肅敬也艾讀曰艾又治也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

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言王者欲正百官要在能先正其左右近臣也未有左

右正而百官任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

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

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師古曰程效也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

周之虛譽毋聽寢潤之譖愬師古曰比周言阿黨親密也寢潤積漸之深也則

抱功脩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

李奇曰即就也工官也小人日銷俊艾日隆師古曰艾讀曰又其下亦同經曰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

有功賞得於前眾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

灾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

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

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於

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

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

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師古曰古者行役不踰一時不患

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

之心師古曰堯遭洪水故云大災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

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

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

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饗當也言所

行當於天心則降以五福若所為不善則以六極畏罰

終命六極之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

其下師古曰此洪範之傳也沴災氣也共讀今三年之

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師古曰享當上

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

用其言晉灼曰疏遠也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

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

天子異焉特召見永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語在杜欽

傳永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

關於聖聰書陳於前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

皆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

之虛文師古曰角競也欲未殺災異滿譎誣天師古曰未殺掃

岡也殺音先曷反譎音來直反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巳之間暴風三

溱拔樹折木師古曰自甲至己凡六日也溱與臻同臻至也此天至明不可欺

之效也上特復問永永對曰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

所致語在五行志是時上初卽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

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

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

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

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亡吳楚燕梁之執

百官盤互親疏相錯師古曰盤互盤結而交互也錯間雜也互字或作牙言如豕牙之盤

曲犬牙之伯入也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師古曰申伯周申后之父洞洞屬

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師古曰重合莽也安陽上官桀傳

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此欲以政事過

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檻塞大異皆瞽說欺天者也

師古曰檻義取檻押之檻檻猶閉也其字從木瞽說言不中道若無日之人也竊恐陛下舍昭

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掩昧之瞽說師古曰舍謂留也掩字與

昭同又音一感反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

大者也陛下卽位委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

較然起乎東方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覆冒京師申以大

水著以震蝕師古曰申重也著明也各有占應相為表裏百官庶

士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

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京

師道微二者已醜師古曰曰已甚也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

天地之異長思宗廟之計改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

駁之愛師古曰曰抗舉也湛讀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

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也急復益納宜子婦人

毋擇好醜毋避嘗字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

此為鳳洗毋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

間乃反為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師古曰曰苟得子

貴賤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間師古曰曰

令音力以遇天所開右師古曰曰右讀慰釋皇太后之憂

愠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灾異訖息陛下則不

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灾山

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灾異已極天變成形臣雖欲捐

身關策不及事已師古曰曰言禍敗既成不疏賤之臣至

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私欲間離貴后盛妾自知忤

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此天保右漢家使臣敢直

言也師古曰曰右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旬然後得

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由至尊聞天意甚難語不可

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如淳曰曰

言而言言示腹心腹心大臣以為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

誅即以為誠天意也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

師古曰從唯陛下省察熟念厚為宗廟計時對者數十

人永與杜欽為上第焉上皆以其書示後宮後上嘗賜

許皇后書采永言以責之語在外戚傳永既陰為大將

軍鳳說矣能實最高由是擢為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

曰永斗筭之材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師古曰雅

素也介紹也言非宿素之交又無紹介而進也將軍說其狂言擢之皂衣之吏

廁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師古曰食猶受

也納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愆兄覆育子弟誠無以

加師古曰察明也愆也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師古曰豫讓也為智

報讎欲殺趙襄子恐人識之故吞炭以變其聲象面以壞其形云智伯國士遇我故也齊客隕首

公門以報恩施師古曰舍人魏子三收邑人不與孟嘗

讒孟嘗出奔魏子所與栗賢者到宮門自剄以明孟嘗之心知氏孟嘗猶有死士何

況將軍之門鳳遂厚之數年出為安定太守時上諸舅

皆修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

尤與永善陽朔中鳳薨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

自代上從之以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

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

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宜在上將久

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

登薨案親疏序材能宜在君侯師古曰案古累字累親疏謂積累其次而討之

漢書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丞等愚劣不能

衰揚萬分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師古曰屬近也音之欲反是則車

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

竊不為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

守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闔門高枕為知者首願君

侯與博覽者參之師古曰參詳其事小子為君侯安此譚得其

書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丞

遠為郡吏恐為音所危病滿三月免音奏請丞補營軍

司馬丞數謝罪自陳得轉為長史音用從舅越親輔政

威權損於鳳時丞復說音曰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

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

二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宜夙夜孳孳執伊

尹之彊德以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讎

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篤行三者乃可以長堪重任又享

盛寵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服虔曰太白出

當居天三分之一已過期言其行遲在戌亥之間尚在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遲

形小而光微如淳曰言其行遲象王音也丞見音為司馬以疏間親自位過故以太白喻司馬

司馬主兵故也是丞之依曲從苟合也熒惑角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

也守尾變也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委曲從順師古曰湛讀曰

沈漸讀曰潛周書洪範曰沈潛剛克言人性沈潛所執謂潛深者行之以剛則能堪也故激勸之云爾

不彊不廣用士尚有好惡之忌蕩蕩之德未純師古曰此承自

知有忤於音故以斯言自救解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始襲

司馬之號俄而金火並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唯

將軍畏之慎之深思其故改求其路以享天意音猶不

平薦永為護苑使者音薨成都侯商代為大司馬衛將

軍永乃遷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龍

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師古曰永有所言永

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

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

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

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

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

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

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眾

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

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張晏曰夏以建寅為正萬物在

地中色黑今黑龍見同姓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

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際欲因擾亂舉

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

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師古曰處謂斷決也去年九月黑龍見其晦

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
之間大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
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
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師古曰今文周書泰誓之
辭婦人妲己言紂用妲己之言自取殄滅非天絕之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
是信是使師古曰亦泰誓之辭也宗尊也言紂容納逃亡多罪之人親信使用尊而長之詩云
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滅亦滅也言火燎方熾寧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乃為褒姒所滅怨其甚也威音呼悅反易曰濡
其首有孚失是師古曰未濟上九爻辭也言眈樂無節飲酒濡首有信之道於是遂失也濡濕也
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

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

遂師古曰家人六二爻辭也饋與饋同饋食也言婦人之道居中主食遜順而已無所必遂言婦人

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愬婦為梟為鴟匪降自天生自

婦人師古曰大雅瞻卬之詩懿美也愬智也言幽王以愬婦為美實乃為梟鴟也婦謂褒姒也梟鴟惡聲

之鳥故以喻焉又言此禍亂非從建始河平之際許班

之貴頃動前朝師古曰許皇后及班婕妤好之家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

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師古曰上猶加也今之後起天所

不饗什倍于前如淳曰謂趙李本從卑賤起也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

官秩不當縱釋王誅師古曰縱放也釋解也王誅謂王法當誅者驕其親屬

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

大為亂阱

師古曰穿地為坑阱以拘繫人也亂者言其非正而又多也

榜華瘠於炮

烙

師古曰反讀曰幡罪之明白者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建議劾治也多繫無辜掠

治正吏

師古曰反讀曰幡罪之明白者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建議劾治也

多繫無辜掠

立迫恐

師古曰掠笞服之立其罪名

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

師古曰言富賈

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為主放與它人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報謝別取財物

生入死出者不

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

孟康曰既盡也

王者必先自

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

師古曰

日謂私畜田及奴婢財物

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

孟康曰成帝好微行

更作私字以相呼

崇聚僥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

師古曰僥疾也音頻妙反

又匹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

師古曰擬引也音大

鼎鳥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

師古曰言聚散不恒如鳥鳥之集

亂服共

坐流酒媠溷殺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

師古曰閔免猶黽勉

也遁流遁也

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

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

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

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

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

性因下為高積土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火興繇役

重增賦斂徵發如雨

師古曰言其多也

役百乾谿費疑驪山

師古曰

日疑讀曰疑疑比也言勞役之功百倍於楚靈王費財之廣比於秦始皇

靡敝天下五年不

威而後反故又廣盱營表晉灼曰盱音吁盱大也發人家墓斷截

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婁降饑

饑仍臻師古曰婁古屢字也仍頻也流散冗食餒死於道以百萬數

師古曰冗亦散也餒餓也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

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

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

妄言之誅師古曰言上之所為違於節儉與永言同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

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

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

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

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

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

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

志師古曰辟讀曰僻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羣小之私客免不

正之詔除師古曰除謂除補為官者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媼出之具

師古曰媼亦媼字耳媼出情游也克已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

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王堂之盛寵

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出炮烙之陷阱誅戮

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

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師古曰闕

亦謂減削之更謂更卒也音工衡反存恤振捄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厲崇

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又尸厚祿以次貫行固

執無違師古曰貫聯續也謂上所陳衆條諸事宜次夙

夜孳孳婁省無怠師古曰婁古屢字也舊愆畢改新德既章繼介

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

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

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

萬死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為微行多近

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

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

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師古曰展申也每言事輒見

答禮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擿永令發去師古

謂發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廐者勿追晉灼曰交道廐去長

安六十里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徵永為

太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元延元年為北地太守

時災異尤數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

永對曰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

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

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墮

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

忘之臣

師古曰易忘言其微賤不足記也

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

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

盡其忠有官守者脩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

官守之任

師古曰言不為諫官但郡守耳

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

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

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

達誠

如淳曰禮大夫殯於正室士於適室韓非曰史魚卒委柩後寢衛君弔而問之曰不能進遽伯玉退

彌子瑕以屍諫也

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

師古曰謂論張

湯也事見黯傳

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

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

省闈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

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

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

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

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

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

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中蕃滋符瑞

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酒荒

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逃骨肉羣小用事

師古曰峻

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

師古曰悖乖也郵字與尤

同尤過也悖音布內反上天震怒災異婁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

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並見彗星耀光師古曰彗與字同音步內

及飢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

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師古曰大雅皇

矣之詩也言天以殷紂為惡不變乃眷然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宅居也夫去惡奪弱遷

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

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師古曰中讀曰仲陛下

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孟康曰陽九之水季也師古曰標音必遙反

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十歲之厄今已涉向其節紀遭无妄

之卦運應劭曰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无妄者無所望也萬物无所望於天災異

之最大者也師古曰取易之无妄卦為義直百六之灾隄三難異科雜焉同

會師古曰雜謂相參也一曰雜音先合反雜焉總萃貌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

羣灾太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

除李奇曰高祖以來至元帝著記灾異未塞除也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

食之三朝之會師古曰歲月日三朝者之始故云三朝四月丁酉四方眾星

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眾多

之灾異因之以飢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土精所

生流隕之應出於飢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

積善懼不克濟師古曰修德積善尚恐不濟况不隆不積者乎內則為深宮後

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師古曰率讀曰猝北宮

苑園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師古曰

曰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

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師古曰內

朝暮諸夏則舉兵以火角為期張晏曰以焚安危之分亂則禍在

界宗廟之至憂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

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

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媒黷燕飲中

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

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

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

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

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

萌在民飢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歛重發於下

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孟康曰膏

人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者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

屯難飢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嗇則

吉論語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師古曰易屯卦九五爻辭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

災水厥咎亡師古曰洪範傳之辭詆辭曰關動牡飛辟為無道臣

為非厥咎亂臣謀篡師古曰易詆占之辭也詆即妖字耳王者遭衰難之

世有飢饉之灾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

共求師古曰共讀曰供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

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

蠶麥成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

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師古曰時過者失時不得百種也秋種夏收故云宿麥

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如淳曰欲入就賤穀也大異較炳如彼水

灾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師古曰言所潤

益於已者當減小之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

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灾

婁至損服凶年不墜塗明王之制也師古曰墜如今仰泥屋也音許既反

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捄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

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宮中御府均官

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輪造

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

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

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師古曰勞慰勉也二千石謂郡守諸侯相也音來到

及敕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人姦之

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

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之性疏

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天

異定心為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

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

萬曆二十五年刊

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爲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永於經書汎爲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灾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永所居任職爲北地太守歲餘衛將軍商薨曲陽侯根爲驃騎將軍薦永徵入爲大司農歲餘永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故事公卿病輒賜告至永獨卽時免數月卒於家本名並以尉氏樊並反更名永云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祖父及父積功勞皆至

郡守武帝時徙茂陵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以孝廉爲郎與車騎將軍王音善平阿侯譚不受城門職後薨上閔悔之乃復令譚弟成都侯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鄴見音前與平阿有隙卽說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師古曰戚近也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爲作也師古曰棠棣角弓皆小雅篇名也棠棣美燕兄弟角弓刺不親九族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也

而譏焉

師古曰秦景公母弟公子鍼有寵於其父桓公景公立鍼懼而奔晉事在昭元年故經書秦伯

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稱弟罪秦伯也

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

已之親等已之尊不已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為長專受

榮任分職於陝並為弼疑師古曰分職於陝謂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

主之陝即今陝州縣也音式冉反而說者妄云分陝是潁州郊縣繆矣弼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故

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師古曰感音胡閻反俱享天祐兩

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

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

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指為誠發出於將軍

則孰敢不說諭師古曰言此之意指皆出忠誠彼必和悅無憂乖異也昔文侯寤

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師古曰魏文侯廢太子擊立擊弟新封擊於中山三年不往來

擊臣趙倉唐進大鴈於文侯應對以禮文侯感寤廢新而召立擊父子更親也陳平共壹飯之

餐而將相加驩師古曰陳平用陸賈說以五百金為絳侯具食是也共讀曰供所接雖

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為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師古曰

音一葉反竊慕倉唐陸子之義所白奧內唯深察焉師古曰奧內室

中隱奧之處也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

鄴後以病去郎商為大司馬衛將軍除鄴主簿以為腹

心舉侍御史哀帝即位遷為涼州刺史鄴居職寬舒少

威嚴數年以病免是時帝祖母定陶傅太后稱皇太太

后帝母丁姬稱帝太后而皇后即傅太后從弟子也傅

氏侯者三人丁氏侯者二人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子鄭

業為陽信侯傅太后尤與政專權元壽元年正月朔上

以皇后父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

侯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

扶陽侯韋育舉鄴方正對曰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

恨應劭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闐腦乃播出口曰臣生無補於國而不如死

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治卞和獻寶別足願之臣幸得奉直言

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

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

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

子劉奉世曰文母文王之母也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師古曰隱

二年紀侯使裂繻來逆女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壻也不稱母母不通也殺謂滅降也音所例反

齊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

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師古曰解漢興呂太后權私

親屬又以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掩師古

日掩與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

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

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災

異以指象為言語師古曰謂天不言但故在於得一類

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也

應劭曰明夷之卦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明夷者明傷也初登于天者初為天子言以善聞于天也

後入于地者傷賢害仁佞惡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

在朝必以惡終入于地也

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師古曰言地當安靜而今占象

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

何言與師古曰曾子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孔子非之事見孝經善閔子騫守禮

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前大司馬新都

侯莽退伏第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

絕猶受封土師古曰董宏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

免歸故郡師古曰傳遷也閒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

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

私君國非功義所止師古曰謂緣私恩而得封爵為一國之君耳非有功而侯也諸

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

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執世所希見所希聞也

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

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掩然日食師古曰掩音烏感反不在

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

聽所欲輒隨師古曰謂皆迫於太后也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

者異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師古曰尤過也言過惡正在於此欲

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

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師古曰由從也邑於邑也遠身所行不

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師古曰逮及也鏡鑒照也也

誤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師古曰言天子不自見其過疏賤獨偏見類也

萬曆二十五年刊

謂傍觀而見之也疑內亦有此類謂後宮嬖幸謂寵遇亦有如傳遷鄭業等妄受恩賞者天變不

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師古曰右讀曰佑應謂應天戒而脩德政

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師古曰謂雉升鼎耳故懼而脩德解在五行志大風

暴過成王怛然師古曰謂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乃啓金

勝之書悔而還周公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

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

福祿何嫌不報鄴未拜病卒鄴言民訛言行籌及谷永

言王者買私田彗星隕石牡飛之占語在五行志初鄴

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

學師古曰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歲人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因名云鄴子林清靜

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

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贊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傳在孝哀

時故杜鄴敢譏丁傳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執然也及

欽欲挹損鳳權而鄴附會音商永陳三七之戒斯為忠

焉至其引申伯以阿鳳隙平阿於車騎師古曰謂勸王譚不受城門之

職指金火以求合師古曰謂陳金火之變說音云蕩之德未純與音親已忘舊怨也可

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師古曰諒信也孔子稱友多聞三人近

之矣師古曰孔子云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贊言杜鄴杜欽谷永無直諒之德但多聞也

前漢書卷八十五終

... 八十五 ...

... 河鳳翔平 ...

... 而灌 ...

... 丁 ...

... 小學 ...

